

对弈 Chess

李学磊 著

 群众出版社

对弈 Chess

——棋道人生——

◎ 棋道人生

对弈

李学磊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弈 / 李学磊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14 - 5590 - 4

I. ①燃…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352 号

对 弈

李学磊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10.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590 - 4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越狱 / 1
- 第二章 线头 / 37
- 第三章 失手 / 61
- 第四章 陷阱 / 84
- 第五章 卧底 / 136
- 第六章 诀别 / 178
- 第七章 天网 / 216
- 第八章 结局 / 273
- 后 记 / 321

第一章 越狱



今年的气候有些反常，虽然只是刚开春，南国小城伊秋却已经热得连夹克衫都穿不住了，心急的都穿上短袖了。满街的木棉树整齐地怒放，像一团团火焰，把伊秋装点得艳丽而华贵。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五，伊秋城外的伊川监狱阳光普照。这是一所年前刚搬来的监狱，原来的监狱在300千米以外的大山里，解放前留下来的，年久失修，仓容也不足，这些年监狱关人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步的，原来都是打家劫舍的，现在党政官员也来挤，老监狱已经达不到关人的最低安全要求和仓

容标准，经过测算，翻修老的和重建一个新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投资，省监狱管理局决定另起炉灶建新的。新监狱选址伊秋市，主要考虑原来在大山里，交通不便，监狱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子女入托上学，甚至年轻民警找对象都是很头疼的问题，监狱流失的民警逐年增加，调离的辞职的都有，甚至还发生过不辞而别的，有个大学刚毕业的民警忽然几天不见人影，单位很着急，四处寻找，等领导找到他，这老兄已经在深圳一家日企上班了。该民警说我们管的人大都是有期徒刑，而我们自己却是无期。虽然是牢骚，但听起来挺让人心酸的，现在对犯人都要人性化管理，更何况对自己人呢？上下意见很一致，新监狱就选在伊秋北部一个叫伊川的地方，名字自然就叫伊川监狱了。

又到放风的时间了，各仓的犯人陆续走出来。哈雷还赖在铺位上，他和其他犯人盼着放风不同，他不想出这个仓门，特别是这两天，准确地说是他妻子前天来看过他之后，他几乎就没再跟人说过话，一脸的阴沉，看人都翻着白眼，一天到晚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连动都不动一下。

哈雷的身份很特殊，进来之前是个特警，伊秋市公安局的特警，海军陆战队特种兵转业。同仓的人都知道他有来头，但又说不清楚底细，谁都不敢招惹他，即便没来头，瞧他胳膊上那肌肉也知道不是善茬儿。里面的人虽然形形色色，但有个共同的本事，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哪个是软柿子，可以捏一下，哪个不能惹，碰都不能碰，这应该是他们的丛林法则，是他们自己在狭小逼仄的环境里历练出来的能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管教当然清楚哈雷的来历，除了犯罪档案把来龙去脉写得很清楚外，还有就是伊秋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苟大海经常过来看他，伊秋市公安局局长毕其功春节前来伊川监狱例行走访时，也专门抽时间

见了哈雷，监狱长就在旁边陪着。有这层关系，监狱对哈雷有一些特殊优待。例如，别人每月的零花钱——亲友探视时给存的——只能用500元，但哈雷能用到600元，虽然也只能在内部的小卖部买些香烟、方便面、榨菜之类的东西，价格还贵得离谱，一盒方便面10块钱，还是不配香肠的那种，但这100块的差距足以让同仓的犯人，也叫学员，肃然起敬或者望而生畏，这是个弱肉强食的江湖，这里和外边一样，来头比拳头还管用。

管教民警扶着铁门对着里面喊：“哈雷，你磨蹭什么呢？”

哈雷不情愿地从铺位上起来，趿拉着鞋，晃晃悠悠走出来，管教似真似假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快点！”这种肢体接触传递出的是一种善意和友好，很罕见，整个仓里也就哈雷能享受到。哈雷跨出门，猛一下很不适应太阳光线的照射，眯着眼，有些恼怒地抬头看了看挂在薄云中的太阳。

管教在后面“哐”的一声把铁门关上，“哗啦”又上了锁。

哈雷看起来不想见到任何人，他有意避开三三两两扎堆聊天的学员，独自一人朝后面墙根走去，他是想蹲在墙根那儿晒会儿太阳。一个瘦猴学员凑上来，讨好地往哈雷嘴里塞了一支香烟，哈雷冷漠地别过脸，还给了他一个白眼，瘦猴讪讪地退走了。哈雷拐到墙边，背靠着墙顺势坐下来。

沐浴在阳光下的高墙铁网显得没那么冷森了，独坐的哈雷一会儿就觉得浑身暖洋洋的，但他的喜怒全挂在脸上，他那紧锁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过，可以感觉到哈雷内心有一团正在翻滚的岩浆。这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

像所有的工程一样，伊川监狱还在为收尾进行着一些小打小闹的建设。哈雷的对面，高墙的西南角，一台挖土机正在施工作业，说是要挖出一片水面，种上莲花养上鱼，监狱也要美化，有论证

说，环境的赏心悦目对犯人的改造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哈雷当然不知道这台挖土机正承载着如此神圣的使命，他只觉得这个庞然大物的嘶吼更让他烦躁，他想换个地方晒太阳，于是哈雷顺着墙根慢慢站起来。

挖土机说停就停下了，站起身的哈雷下意识地看过去。司机从挖土机驾驶室跳出来，捂着肚子朝前面看守值班室小跑过去，应该是肚子不舒服，人有三急，哈雷觉得有些好笑，但看着司机急促而去的背影，一个可怕的念头电光石火般蹦出来，连哈雷自己也吓了一跳，但特种兵哈雷迅速镇定下来，目光骤然警觉起来，他朝四周看了一圈，如常的平静和秩序。再没有丝毫的犹豫，哈雷猫腰向挖土机跑去。

挖土机并没有熄火，甚至驾驶门都半开着，哈雷一个箭步跳进驾驶室，身手之敏捷依稀可见当年的功底。高墙上警戒的武警刚刚转身朝另一方向走去，一切都这样偶合。挖土机的操作对特种兵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挖土机开动了几步就到了高墙，钩斗往前一伸，墙体上一个洞口豁然出现，哈雷跳下，身影一闪，人已经到了高墙电网之外。

一切都在瞬间一气呵成。

高墙上的电网颤动了一会儿又平复下来，放风的学员们依然是三五成堆，微风和煦，阳光普照。恪尽职守的武警战士又巡回来，但推土机短短几米的位移，无法引起百米之外高墙之上的视线聚焦，而那个刚容一人通过的洞口，恰好又被推土机挡住。

事故就这样在不动声色中发生了。

如释重负的挖土机驾驶员不紧不慢地走回来，在半路他甚至还有点了一支烟来抽，但走回来看见挖土机停在高墙边，心中顿生疑惑，赶紧走近前，一眼就发现了那个洞口，一下子惊呆了，嘴张得

很大，但半天才发出凄厉的声音。

高墙内突然警铃大作。

值守民警和武警战士从不同方向冲过来，放风的学员被紧急赶回监仓。整个大院都是急促慌乱的喊声和脚步声。

哈雷越狱了！

二

哈雷越狱的时候，刑警队队长苟大海正和局长毕其功争执。

毕其功从省里开会带来一份情报：震惊世界的东南亚大毒枭糯康临死前透露了一个线索，他说在毒品方面他是供货方也是进货方，既自产自销也做转手贸易，海洛因和鸦片他自己有货，但冰毒没有，有人找他卖冰毒，他曾从伊秋进过货，再转手就是一笔可观的钞票，给他供货的是黑桃皇后。情报的内容就这几句话，省里很重视，要派工作组下来专门调查这个线索。

苟大海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这几句话够不上情报，这话不是警察当面听糯康讲的，是同仓的犯人转述的，可信程度要打问号，这些人为了骗立功啥谎都敢撒，反正已经是死无对证。二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看，玩毒品的一般都很专注，卖粉的只卖粉，贩冰的只贩冰，多种经营的少见，糯康染指冰毒不合常理。三是没有像样的线索，这省厅的工作组得在伊秋待多久啊，吃住行都得伊秋刑警队陪，而且他们人生地不熟的，能调查出什么来？还是我们自己来调查好。实际上苟大海内心想的是，省里来人查不出来他也得赔人赔工夫，要是真查出来什么自己的脸往哪搁？刑警队的脸往哪搁？

毕其功当然知道苟大海这点儿小心思，但他说这是厅长交办的

任务，当场他就答应了，不让来可讲不过去。

苟大海说：“你是不是在厅长面前紧张得手心出汗腿发抖连句解释都不敢？”

毕其功说：“我有那么窝囊?! 不过也确不如你在我面前这么嚣张。厅长也不是信口开河，这是公安部转下来的，情报的原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论如何得认真查，给上面一个交代。再说了，厅长都开口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咱们伊秋就是人家的辖区，人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苟大海说：“别老厅长厅长的，你这是习惯性献媚，是副厅长，就是献媚顶多前面加个常务就够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这些事我们伊秋办就行了，不麻烦省里了，他们还得忙大事呢。”

毕其功瞪眼：“你是局长还是我是局长？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苟大海赶紧赔笑：“当然您是局长，这不您坐着我站着呢，咱礼数可没少。局长也得先集思广益然后才能独断专行，对吧？您想过没有，这帮爷不知来多少人呢，这吃住行安排差了不行，可安排好了得多少钱？要住上个一年半载我怎么也得安排两个人陪着吧，我刑警队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跟你要两年人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毕其功话题一转：“你知道领导最烦什么样的下属吗？”

苟大海一愣：“我正事儿都忙不过来，没琢磨过这事儿。”

毕其功：“领导最烦叫你办件事儿你却推三阻四，我说一句你解释三句。”

苟大海不服：“要是领导错了呢？”

毕其功：“幼稚！领导怎么会错?!”

苟大海：“好，好，我不跟你说了，我直接给张副厅长打电话。”

喔，常务，您就当不知道。”

毕其功点点头：“也好，他们不来最好，要是真被上面查出来，伊秋的脸往哪搁？”说完自己摸了一把脸。

苟大海乐了：“敢情您也这么想。”苟大海接着说：“这张副厅长是我警大的师兄，当年还是一个散打队的，训练时经常被我打得鼻青脸肿，这事儿好商量。”

毕其功：“张厅长说鼻青脸肿的是你，你俩到底谁说谎啊？我猜八成是你，你是习惯性吹牛。这情报要重视，无风不起浪，你要认真查。不让上级来，自己又搞不定，可吃不了兜着走。要是真在伊秋，挖地三尺也要把她找出来，我要看看这黑桃皇后长什么样！还跟国际接轨了？！”

苟大海：“剩下就是我的事儿了。走，到时间了，去吃饭。”

三

这是一个临江的小楼，临的是伊秋的母亲河——汤旺河，这里原来是沿江公路养护站，后来被一个有钱的老板租下来，改建成了餐厅，取名叫百味坊。据说这餐厅改建得极其艰难，因为政府有规定，河边不允许发展餐饮，怕污染河水，伊秋老百姓的自来水都是从这条汤旺河里抽上来的。老板财大气粗，硬是花了两百多万接出去一条排污管道，这才通过了环评办到了证。

伊秋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苟大海在百味坊订了个包间，要给父亲苟远山过八十大寿。咱们中国人还是把吃排在第一位，甭管办什么礼仪，都围绕着吃打转悠，吃好了也就办好了。这百味坊还在试营业阶段，苟大海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局长毕其功告诉他的，毕其功来吃过，说味道一般但环境好，现在丰衣足食了开始讲究吃的环

境了，当时苟大海不以为然地撇撇嘴，但还是订了百味坊。

这毕其功和苟远山关系可不一般，苟远山是伊秋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当时还不叫公安局，先叫保卫组，后来是公安处，再后来改成了公安局，苟远山从组长到处长再到局长，一气儿干了30多年，伊秋公安历史上肯定空前绝后了。毕其功20世纪80年代参加公安工作，曾经在苟远山手下干过，并得到赏识，苟远山退下来的时候，毕其功已经是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了。

虽是八十大寿，但只是小范围聚会，苟远山不喜欢也不允许张扬，隐忍低调的个性跟了苟远山一辈子了。本来不想过的，但大家都惦记着，大家平时都忙，有这个由头也好一起聚一下。

临河边订了个包间，就一张桌，毕其功把菜替苟大海点好了。这苟大海刑侦破案是一把好手，但点菜却是令他头痛的一件事，苟远山评价儿子点的菜有两大特点：一是难吃；二是贵。而且每次都是这样，就是学不会。在这一点上，毕其功很佩服苟大海，说能把菜点难吃不难，点贵也不难，难的是能点得又贵又难吃，真是不容易，不简单；特别是，一次点不好并不难，两次点不好也不难，难的是从来就没点好过，从来就没让老爷子满意过，更是不容易，不简单。这不容易，不简单是局长毕其功今年的口头禅，去哪里讲话都是这两点，当然内容不一样，就这两点毕其功几乎对局里每个部门包括苟大海的刑警支队年前都点评了一遍，苟大海跟毕其功说你不能换两点新鲜的，一天到晚就这两点，弄得办公室整理发文件都为难，江郎才尽似的。毕其功说这些过年话还发个屁文件，都是官话套话。官话套话里面这两句最经典，内涵深外延大，放之四海而皆准，表扬哪个部门都贴切，大家也都愿意听，你说这要过年了，还不让大家都高兴一下。这是我原创，之前没人说过，什么江郎才尽？这叫有才。毕其功文笔、口才都是一流的，苟大海说不过他。

人陆续到齐，苟远山坐李侠的车一起来的。苟大海的妻子李侠带着6岁的儿子元帅刚从海边赶来，回家顺便把老爷子接上了，元帅手里提着一条冬青斑，鱼还动呢，这是深海才有的鱼，他们昨晚住在渔船上，今天一大早跟渔民打鱼去了，看来收获不小。楚鹤村是和大嫂一起来的，楚鹤村和苟远山搭了一辈子邻居，苟远山的寿宴自然不会错过的。大嫂是楚家大儿媳，大哥10年前看破红尘离家出走，据说做了和尚，从此再也没回过家，大嫂无怨无悔继续留在楚家。楚鹤村和苟远山同岁，解放前就认识，解放后一起参加工作，两家相熟几十年了，算是世交。

入座，菜上得很快。毕其功率先端起酒杯：“咱们大家一起来，第一杯酒祝老领导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苟远山端起杯接过话茬儿：“上个月我去省里参加我老师长的生日宴会，老师长97岁了，敬酒的时候一个冒失的年轻科长祝他老人家长命百岁，老师长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弄得那科长很尴尬。”

“那，那只能再活三年啊。”元帅反应很快。

大家都笑了。

“欠揍，我要在场就踹他一脚，哪有这么不会讲话的！”苟大海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楚鹤村说。

“你们这么一说，我这话也欠斟酌，改成寿比南山吧！”毕其功挠挠头。

“咱这南山也被挖走一半了。”苟远山幽幽地又接了一句。

大家又笑了，可不，伊秋市区真有个南山，原来是绿树成荫，房地产商为了盖楼，几乎快推平了，周边的居民意见很大。

“连句祝酒词都说不好，还有才呢？江郎才尽了。”苟大海趁机

报复了一下毕其功。

大家说笑间就要饮下第一杯酒，这时，苟大海的手机突然响了：“指挥中心的。”苟大海看了一眼号码对毕其功说。

毕其功示意他先接电话。

“劫持人质？在哪里？”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好的，好的，马上通知刑警队先摸情况，不要轻举妄动，叫特警队带上狙击手，先选好地形。把情况先稳住，千万不能伤了人质，也不能让他跑了，我……我就去。”

“怎么回事？”毕其功着急地问。

“南山花园别墅区 202 栋发生劫持人质案，一对母子在家里被劫持，其他情况不详。”苟大海对毕其功汇报说。

“图财？”

“不是，找人，应该是报复。歹徒说要这家的男主人回来，男主人不敢回家，报了 110。”

“应该是追债吧。”毕其功分析。

“我去过现场看看？”苟大海对毕其功也是对苟远山说。

“你快去！”苟远山对苟大海说。

“老爷子八十大寿，你这宝贝儿子不在身边怎么能行？这样吧，我去，你陪老爷子。”毕其功说。

“你俩都去，不就一顿饭嘛，不吃就过不去八十这个坎了？要这样那倒好了，哪有这么多穷讲究？走，都走，案子要紧！”苟远山语气很坚决。

“这么重要的饭又给搅了。”李侠有些失望。

“就这样定，大海，你陪老爷子过寿，我去现场。”毕其功说。

“还是我去吧。”大海说。

“都去。”苟远山有些不高兴。

“用不着，我去，一个小毛贼，太抬举他了。”毕其功已经起身，“再说了，我这局长水平还是要比刑警队长高吧。”毕其功边对苟远山说边走出门去。

“我留下？”苟大海像是问毕其功又像是问父亲，还像是在问自己。

“人家局长都说了叫你留下，刑警队离开你就不转了？你每次听到案子就像狗看到骨头一样。”李侠有些不满。

“什么话？”苟远山显然不赞同。

“实话，老寿星，咱们吃菜。”李侠赶紧赔个笑脸给老爷子夹了一只大虾。

“毕伯伯是去抓坏蛋吗？”元帅扬着脸问爸爸。

“是。”

“你不是负责抓坏蛋的吗？”元帅继续问。

“毕伯伯是去抓小坏蛋，爸爸负责抓大坏蛋。”苟大海对儿子说。

“噢，我明白了，今天是小坏蛋。还是爸爸厉害！”元帅崇拜地对爸爸说。

“来，儿子，吃块牛肉，这牛是你爸爸吹死的！”李侠给元帅碗里夹了一块牛仔骨。

四

南山花园依山傍水，靠水的这边开发商盖了一溜别墅，里面再起高层，因为临水的房子价位高，别墅临水，挨着别墅的高层当然也算临水，这样便多赚了一笔，商家的智商就是金钱。

这是最把头的一栋，紧挨着南山花园的门岗，劫匪把目标选在

这一栋显然没有把保安放在眼里，或者就是来鱼死网破的，这种对手比较令人头痛，稍有不慎就会把局面引炸搞砸。毕其功皱着眉头走进现场，现场已经被警察围住，旁边的草丛、房顶隐约可见狙击手的身影。局长助理曲啸和刑警队副队长刘智云看局长毕其功来了很吃惊，赶紧迎上来，多此一举地指了指这栋别墅。刘智云赶紧给毕其功套上防弹衣和头盔。

“你也来了？”毕其功对曲啸说，也算是打招呼。曲啸是省作协下派挂职的，主要是体验生活。曲啸应该是第一次戴头盔，很不适应，脸上也挂着紧张和激动。

“正好在局里，听说发生这个事儿，就赶来了。”

“怎么回事？”毕其功急着想了解情况。

“还没弄太清楚，半小时前接到报警，报警人是这家男主人，说家里老婆孩子被劫持，要求警察解救。”

“还有呢？”

“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先把现场做了布置，其他情况正在摸，还不太清楚。”

“你不是不太清楚，是一点儿都不清楚。报警人在哪儿？叫他过来。”看得出来，毕其功不是很满意。

“是手机报警，我们找了报警人，报警人说劫匪就是要找他杀他，他人在外地回不来，他说就是在伊秋也不敢过来。”

“报警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没说，正在查。”刘智云有些不自在。

“还查什么？问小区管理处，就这几栋别墅，谁住还不知道？”

小区管理处的负责人就在旁边，这么大动静这管理处的人心都在嗓子眼儿，不敢不在旁边伺候着：“这家半个月前刚搬进来，户主叫谭光。”